

如何进入南京 鸡鸣寺侧 窗外的歌声 迪厅走一回 梦在都市 第一次拿稿费 初醉 听摇滚写作 偷月饼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王干

静夜思

DANGDAI MINGJIA SANWEN SUIBI XILIE

江苏文艺出版社

王 干

静 夜 思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静夜思

作 者：王 干

责任编辑：沈 瑞

责任校对：王 虹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32 插页 2 印张 7

字数：14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02-2/I·1116

定 价：8.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闲话南京

如何进入南京	1
南京的桥	4
南京的树	6
南京的菜	8
南京的话	10
南京的春	12
南京的夏	14
南京的秋	17
南京的冬	19
南京的四季	22
鸡鸣寺侧	24
闲坐秦淮河	27
烟雨迷离话南京	30
迪厅走一回	33
梦在都市	36

自言自语

静夜思	38
怀念祖母	63

猫·狗·鼠	65
第一次拿稿费	71
小学时代的旧课本	73
初 醉	75
我喜爱的三首歌	77
怀想大野	79
夏师娘	81
国庆恰逢月圆时	83
偷月饼	86
寻找一种南方文体	89
在夜晚写作	94
用电脑写作	96
远方来信	98

说东道西

“跨世纪”质疑	100
泪洒奥运	103
论麻将的无限可操作性	105
闲读围棋	112
梦之篇	118
一人独享世界杯	122
足球“拯救”人类	125
戏说犯规	127
黑马与白马	131
足球与球迷	135
闲话电视	137

语言垃圾与语言黄金·····	140
手迹的悲哀·····	143
名声之惑·····	146
王海不可学·····	148
夜游黄果树·····	151
雨季版纳·····	154
禅寺灵泉·····	156
味道·····	159
苦味·····	161
怪吃·····	163
随笔与茶·····	167
谈艺叙人	
一邪一毒，一帝一丐·····	169
灿烂的“灿烂”·····	174
何妨戏说“三国”·····	176
“二五”的哲学·····	178
“晚饭花”、“野茉莉”——夫子自喻·····	180
苏童写真·····	189
“怕”电影的叶兆言·····	196
余华散记·····	202
刘恒印象·····	207
追忆顾城·····	209
忆老梅·····	212
梁晴与猫和竹子·····	214
随笔即人·····	217

如何进入南京

这个题目有点怪，好像是一道军事思考题似的。我这里说的“进入”，并不是一种军事行为，而是一种审美的介入方式，一种观察风景的角度。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通道与其他城市相联系，内陆城市有空中和陆上两个渠道可以进入。像南京这样的沿江城市则可以从水上进入。我坐过长江航轮分别从“上游”、“下游”到达过南京，从下关四号码头或五号码头下船后对南京的第一感受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下关作为一个客来客往，货来货往的人流货流的集散地，既没有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也没有荡人心魄的秦淮风情，与长江沿岸所有的码头城市别无二致：喧闹而乱哄哄的。

从水上进入南京尚可给人以一个城市的感觉，虽然缺少个性，可毕竟是个城市。而如果从空中进入南京，你一下机舱，就会有一种下乡进村的错感，或许是首都机场、白云机场与南京机场相比显得豪华些的缘故吧，我

每次从北京、广州坐民航客机到达南京后，恍然进入小镇一般，机场公路两旁是农舍农田，没有一点都市的气息，连醒目一点的广告牌也没有（或许有，至少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夜晚和雨天，路灯若明若暗发出昏黄的光亮，汽车还不时溅起泥水，会更增添你的乡村感受，直到出租车驶到新街口看到金陵饭店的巍峨身影，这才会想起，哦，到南京的市中心了。

更多的外地人是坐火车进入南京的。从东线进入与从西线进入感受也迥然相异，每次我从苏、锡、常出差回宁，一出火车站的出口处，马上面临宽阔的玄武湖和宽敞的大马路，顿感苏南小城的拥挤和狭小，心中不由感慨道：还是南京的气象开阔，有大家气。从北京回来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列车播音员用兴奋的语调告诉乘客：南京长江大桥到了，可由于铁路桥置于公路桥之下，乘客透过车窗并不能纵览南京的风貌，加之速度很快，过桥后窗外的风景便是破落、衰败的民居、老屋和厂房，几乎每次与我同行的外地人都会惊讶地问我：南京怎么这么破旧呀？我只能说这一段特别破旧特别衰落。我心里还是很懊恼的，南京给人的第一印象怎么是这样的呢？！

进入南京的最佳道路是坐汽车从长江大桥驶入。在汽车上你可以看到巍峨苍翠的紫金山，也可以看到高耸群楼之上的大厦，可以俯视脚下缓缓流过的长江，还可以遥望到南京城被绿树覆盖的宽阔大道……记得有一次我从合肥坐汽车到南京，汽车一上大桥，几个没到过南京的安徽人竟兴奋地站立起来，惊讶地张大着口，啊啊

地叫出声来。我感到一种欣慰：我生活的城市真好。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观察它的视点角度不一样，判断也会相异。进入南京的方式我们是可以进行选择加以改变，但对一个人、对人生、对生活的观察和了解，我们往往会限于一种视角之中，不能自拔。

南京的桥

南京长江大桥曾经为南京增添了多少荣耀和光彩啊。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特大喜讯”，老师夏鸿才先生讲得神采飞扬，我当时最大的理想便是要到长江大桥“漫步”，欣赏“天堑变通途”的人间奇迹。不久父亲又开会到南京，坐着车在桥上走了一遭，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断向同学们炫耀。可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兴奋，他讲述长江大桥的景观远不如没见过大桥的夏先生转述得精彩，他对南京的马路之宽和绿化之美却给予了更有激情的叙述。现在看来，父亲还是挺有眼光的。

待我见到长江大桥时已是大桥建成十年之后了，距今亦近十余年了。当时我年过二十，满脑子的诗意，崇奉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理论，经常到生活中“找”诗，那一次在长江大桥果然也“找”到一首。我是坐长江江轮穿过大桥的。当时天方黎明，我走出船舱，发现巨大的钢铁结构横越天空，我感到一阵震颤，后来便写下“钢的结构，力的结构/支撑着一个民族的脊梁”这

类诗句，我自己还很激动，可后来见到一本写大桥的诗集，里面的诗全是我这样的句子，真是奇怪。可见那时候我们的思维结构、语言结构是何等的雷同，雷同得连诗都像一个模子铸出来似的。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引以自豪的长江大桥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因为建桥时没考虑到“吨位”问题。也没想到长江大桥会常常堵车，那里一堵便是老半天。更没想到南京会一夜之间冒出二十四座天桥来。南京的桥便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景观和话题。

我时常将南京的桥和北京的桥作比。北京的立交桥如今已修得美不胜收。你坐车在二环路上、三环路上行驶，很快就领略到速度的美，曲线的美和现代生活的美，那些立交桥的造型我认为全是经过诗化处理的。南京人没福气领略到立交桥群的美感，仅有的中央门立交桥其造型也让人不敢恭维。不过，南京的桥还是让人喜欢，首先它是真的，北京的立交桥虽然壮观，但它是“假”的，因为它桥下没有水，而遍布南京大街小巷的桥全是真的，全有流水相伴。桥有水，则让人产生一种古意和诗意，也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与自然，再则这些桥几乎全是文物，都有着可与历史兴衰相关的传说与故事，有着深沉耐寻的文化感。初夏的夜晚，你站在一座小桥上，那环绕城市的流动的河水都会向你讲述一段往事。这是北京的“旱桥”所不能比拟的。

南京的树

南京的树是南京的骄傲。

南京被笼罩在树的浓荫之中，南京被绿色环抱着。飞机即将降落南京机场时，你在空中俯瞰南京城貌时，发现南京像是一团绿茸茸的仙人球似的。

很多人歌颂过金陵的烟水王气，很多人描写过桨声灯影的秦淮河，没有人去写南京的树，也没有人去注意南京的树，南京人也不注意南京的树，因为它太普通太平凡了。茅盾笔下的白杨树可以用来象征一种民族的抗战精神和不屈斗志，而南京的树则不能将它进行简单的比拟和隐喻：南京树的美感在于自然，在于本色，在于不单调。通往中山陵道路两旁的雪松坚定而质朴，覆盖城市街道的梧桐树苍劲而厚重，北京东路的水杉清秀而挺拔，最让人心醉的或许该算北京西路上的银杏树，那一排排古老而年轻的树杆生长出一脉脉诗似的叶片，为金陵这座古老的都城添注了温馨而苍凉的气息。有时，我呆呆地在北京西路上散步，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呼吸什么，我知道我需要的东西在空气里，在银杏树与阳

光的深切联系之中，它在人的心里。

记得几年前湖南路拓宽，湖南路两旁粗可怀抱的梧桐树被粗暴地砍伐，让人心痛。我们编辑部居住在湖南路的一座楼房里，或许每天上下班与这些树们朝夕相伴处出了感情，全体编辑对树的遇难表示了共同的同情和愤怒，老唐和小汤找到修路工人向他们陈述保护这些大树的必要性，而修路工人是按章办事，自然不能停止砍伐。老唐和小汤又向有关城建环保部门打电话呼吁停止砍伐湖南路的树，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建议和吁请是徒劳的，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不可弥补的代价，可他们还是忙乎了半天。如今湖南路拓宽了，高楼也多起来了，门面也装璜得较富丽堂皇，然而没有了树，没有了树的浓荫和绿影，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骑车从中央路拐入湖南路时，有一种进入异域的感觉，仿佛离开了南京，因为南京是树的城市。

南京的树给人以森林城市的美好感受，可南京的树也给人带来了烦恼。由于街道两旁的树木交接到一起，南京产的双层公交车不能行驶，只能到异地“红杏出墙”，为缓和交通紧张，只能让中巴、“马自达”车蟑螂似的在城市大街小巷窜来窜去。而春夏之交满街的悬铃木花粉四处飘扬，呛得人眼泪鼻涕纵横交错，咳嗽不止。

我一出门，过敏性鼻炎便发作起来，然后上呼吸道感染，整个春末夏初便处在“第三状态”中。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写南京的树，因为就审美而言，它是无可挑剔的。

南京的菜

外地的朋友都称赞南京的菜好吃，尤以上海、北京的朋友为甚。我以为这是朋友们的客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信以为真了。再有朋友来，便先自吹嘘一番，颇有为南京饮食业作广告之嫌。

其实我心里还是很虚的。南京菜在外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甭说与近年来热得烫手的川、粤这两大菜系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就连北方的鲁菜也比南京菜的行情看涨。何况按照惯例，南京菜又误入淮扬菜系的名下，这就更影响南京菜的知名度。几年前，黄铁男先生写作《厨王》，并在胡长龄大师的指点下与中山大厦隆重推出“厨王宴”，一时在南京形成了“厨王”热。我有幸品尝过几次，可谓领略到京苏大菜的真谛。然而，厨王菜好像并没有热向全国，而且在南京、在中山大厦也慢慢消逝了。

这也不奇怪，在目前的餐饮业中，有一股奢侈浮华之风，名曰美食、实为斗富。而南京菜则以朴实、家常、实惠为特色，自然在“规格”上比不上那些以山珍海鲜

乃至珍稀动物为“美食”的菜系，京苏大菜、淮扬菜系的冷落也在情理之中。

南京的菜是平民的菜，是非贵族化的菜。盐水鸭是南京的名菜，可家家户户每天都可以吃它。我去年夏天在瑞丽，碰到北京一位大款，他只知道南京有两样东西，一是中山陵、一是盐水鸭。盐水鸭与中山陵齐名，真让人啼笑皆非。他问我：二百元可以吃一顿盐水鸭了吧？我忍不住哄地笑了，二百元可以吃一个月了。大款说：一定不好吃。我很生气，仔细一想，这或许正是南京菜知名度不够的原因，那么好吃，为什么又那么便宜呢？不是有的服装个体商贩在原有价格后面加个零，滞销的服装反而好卖了。

南京的拌洋花萝卜、芦蒿炒肉丝都是极为可口的家常菜，特别是芦蒿好像只有南京人才吃。不过，谁吃了都赞不绝口。像“菊花脑”、“香椿头”、“鸭血汤”、“旺鸡蛋”以及龙虾都是别有风味的独家菜，只有南京人才会做、才会吃。

遗憾的是它们都太平民化了，在时下强调“精品”、“美食”、“档次”的消费潮流下，它们只能不登大雅之堂。不过不登大雅之堂也好，有些本是平民享受的东西一经“贵族化”了之后，平民就没有口福享受了。比如螃蟹原本与芦蒿、旺鸡蛋、龙虾一样寻常，可如今高踞“庙堂”、“宾馆”之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爬入寻常百姓家。

南京的话

我的朋友李洁非一提起北京话，就鄙夷地摇摇头。我说这纯粹是你个人的感受，北京话还是很有味道的。这位旅居京城十余载的朋友又补充说，南京话还是蛮好听的，与我老家芜湖话差不多。

《文化苦旅》是近年来畅销书中品位不低的一部，能在俗文化消费市场中立一席之地，是很难得的。余秋雨先生在《五城记》中专门提到南京，表示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并说南京只有两个缺点，一是“夏天太热”，一是“语言不太好听”。余先生说南京“夏天太热”显然是真理，南京这座“火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四季如春的昆明，还得“烤”下去。可说南京话不好听，则让人难以苟同，与《文化苦旅》全书所持的那种客观而辩证的思路也格格不入。

说实在的，我也不喜欢南京话，我知道我不喜欢南京话的原因是主观价值预设的结果。一、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的母语不是南京话，我对南京话没有母舌的血缘联系，自然缺少亲近感。而说北京话不好听说

南京话好听的李洁非则有这种亲近感。二、南京话不是北京话，它与规范的国语（普通话）有较大的距离，我对它在心理上缺少认同感，自然觉得它不那么动听。

这些先天与后天的价值参照都已构成一种主观视野，不能视为衡量一种方言好坏的标准。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对余秋雨先生的判断充满了共鸣，但这种感受如果诉诸文字，那就犯了语言沙文主义的错误，而且弄不好会伤害南京人的感情。方言无优劣可言。

事实上，某一地区语言的好听不好听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记得“文革”前后，上海话是仅次于普通话的方言骄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南风劲吹，广州话一枝独秀，上海的大街小巷也纷纷办起了广州话培训班。昔日难听的“鸟语”成为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价值的象征，粤语的兴衰与它本身是否好听其实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列出个“排行榜”来，南京话也有它辉煌的时期。南京方言原属余秋雨先生所在的吴语区，只是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江淮官话成为主流，身处国都的南京便洗去吴语的面貌，迅速与“时尚”接轨，在南北交汇之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后来随着明都北迁，清人入关，南京话在不南不北的文化夹缝中显得非常尴尬。

其实南京话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它的幽默不比京味差，它略显粗俗却充满了禅味，比如“好得一塌糊涂”这种反逻辑反语法的方式貌似悖理，其实禅意盎然，套用西方文化的概念来看，这正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